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

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

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

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
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比皆著而非之至於此
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
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
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宗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
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留曾鞏序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 | | | |
|--------|--------|--------|
| 東周第一 | 西周第二 | 秦一第三 |
| 秦二第四 | 秦三第五 | 秦四第六 |
| 秦五第七 | 齊一第八 | 齊二第九 |
| 齊三第十 | 齊四第十一 | 齊五第十二 |
| 齊六第十三 | 楚一第十四 | 楚二第十五 |
| 楚三第十六 | 楚四第十七 | 趙一第十八 |
| 趙二第十九 | 趙三第二十 | 趙四第二十一 |
| 魏一第二十二 | 魏二第二十三 | 魏三第二十四 |
| 魏四第二十五 | 韓一第二十六 | 韓二第二十七 |

韓三第二十八

燕第二十九

燕三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
 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

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
 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
 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
 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
 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康昭
 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
 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
 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

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

錢劉同曾作例

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錢集作立曾作兵

為強

是以傳

一作轉

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

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食无耻競進

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断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曾集作巧劉作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

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

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

一本下而有字

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

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

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

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

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

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故其謀扶急持
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救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
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
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

續周顯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續齊宣王後語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

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曾集一作畫錢作

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

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逝一作是漣然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

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

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者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

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
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
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
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周君曰善乃止其
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續史記兩於秦史厭一作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

弗集一去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

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
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
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
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

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周文君免士集增一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
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言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
美也故眾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与一

本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
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曾本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曾錢集作西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足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

劉本作楚謂大梁造

續商子作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今辯知

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周最於齊王也

而逐之聽祝弗

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

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外周最謂齊王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

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

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
魏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齊與
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
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

續史記
机郝

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
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
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
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
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
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
有物字

劉茂行明群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
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
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

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

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楚

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

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

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廐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去恐作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二曾集劉國
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
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
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
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

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
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
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
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曾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
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
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
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

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

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

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糧

也韓慶為西周

續史記蘇代為西周

謂薛公

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

秦以益之

益韓魏之強也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

而益重

厚多也重尊也

齊必輕矣

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

夫本末更盛

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

謂薛公危不安也

君不如今弊邑陰

合於秦而君無攻

陰私也攻秦也

无

又無藉兵乞食

勿示秦以少兵

也少糧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元攻秦

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

也張彊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

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君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為和

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

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

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

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

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于洛川也為周最謂李

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

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

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

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講和也而曾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

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

支支猶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

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游騰

續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昔智伯欲伐公由智伯襄

國子孫也公由狄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

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

也也相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龍襲蔡桓婦蔡姬未絕

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兼

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

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

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

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

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

召兵及糧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

憂患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高都韓邑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

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

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

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

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

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

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不通其使節符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

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

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也不如譽秦

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王

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最也周

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是攻用

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也白起今攻梁梁必

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

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

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

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作以錢劉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

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

又以秦兵出塞過集劉一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

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

也吾當為五或謂周君曰不如今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而使太而君自郊迎今天

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必一名曰謀曾集作謀楚王必

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周君患之蘇秦

謂曾一作調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

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君使人告齊王以周

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

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

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

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賈也故折其

與錢劉字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其子曰必

獨無知其語人利也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

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

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

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韓記作曰秦

召周君將以史記作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

南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為辭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

於君故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救周周君反見梁

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

曰温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綦母恢周臣

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咸也此温囿也反見魏王

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

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為王

扞秦扞禦也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无臣見

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

陽

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

成三萬人與溫囿成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

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為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

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

十金是上黨每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

是贏四十金故曰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

之成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謂楚王曰

周必亡矣利便也樊如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

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

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

塞名也山形屈壁錢辟作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

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

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

穀不熟曰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鄭邾
有錢劉下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所為滅亡楚此皆恃援
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
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為
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以賂續地進周最於周左
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
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令人微告悍
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
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也三國魏韓齊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

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无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

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

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

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

於秦為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

矣

矣

秦之亂也且公之於東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藉
財封晉而與且彈秦也必必不與公言是而所公善
而所公惡也財之劫財財不惡國於秦大故重秦姑對
重而始財者且惡曰然秦而自為不封封矣曰財
不財周民曰曰之秦秦周之文也惡主身之曰又秦
卒矣周對周對周對周對周對周對周對周對周對
秦以仲其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

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
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

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
不能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

孝公封之於商曰公孫鞅也衛公
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

諱強大諱白辟也詩仲山甫不辟
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

法及太子太子卒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
曰法及太子并罪其傅

刻其類以墨實其中
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暮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
不敢拾也

民不妄取民非其物
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

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

一本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商君傳猶禪也傳

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太子也蒞政有頃蒞

也有頃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人說惠王曰大臣太

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

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

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

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印

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還蘇秦始將連橫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

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武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

之固有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

沃野千里故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此所謂

天府府聚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

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稱

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秦王曰

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道德不厚者

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不矜莊貌不

以千里之道為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

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

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之君也補遂國名也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皆國名禹伐共工共

官名也刑於水火之間任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

相任戰而伯天下齊相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

天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擊手馳

言語錢劉作相結天下為一擊手一也兵車之轂比相

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戰也文士並飭一作諸

侯亂惑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愁民

無所聊上君臣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

甲愈起愈益辯言俾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

不治去本末多攻文辭以相舌弊耳聾不見成功

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

養死士死士勇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

兵器致其勝攻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

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

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故以戰績之續猶備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故仁義而行威建大功建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

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也誣敵國也

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非兵不可錢劉止一元字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

服諸侯非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也

明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

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之蘇秦

不見也秦王破開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資用乏

絕去秦而歸歸陽也高甌滕履躄負書擔橐橐囊也無

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

耳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

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

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

陰符中竒異之謀以為揣摩治劉穢集曾讀書欲睡

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合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也

也

也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
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山名也抵掌而談
也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
百乘華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壁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
也二十兩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開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
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

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
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
盛黃金萬溢為用經轉轂連騎炫燿於道煇燿也猶
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
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棊樞之士耳棊桑條假以
為戶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徐勒也廷說諸侯之王杜
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抗當將說楚王路過
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
也設置也施樂置酒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
匍伏匍匐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

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已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

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

趙固負其眾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矣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

也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

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

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泠

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

也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

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也燕趙惡

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齊必重於

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

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先自知

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臣聞之弗知

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不可言利國安君為

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連荆固
 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
 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
 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
 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
 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
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

攻曾作有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
 也聞戰頓足徒褐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
 也夫斷死與斷生也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
 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
 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
 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也病困蓄積索索盡
 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伯王能懷也

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

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

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

濟水清河濁一作詔足以為限限難長城鉅坊劉

坊作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

由此觀之未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

乘之存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龍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

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荆王亡奔曾作走東伏於陳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

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錢劉下以中劉下有陵三

晉三晉趙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引軍而退與荆

人和和平今一作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

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

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大王以詐破

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則梁可拔拔梁則

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

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

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

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

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

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

病於內於路贏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也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

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

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字君將趙

四十萬眾於長平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臣上下君

貴賤不相信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

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也一本有合字屬河內羊腸塞名也

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不用

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魯下有反字為秦矣為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

矣中呼池池續作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

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

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

馬之口以流魏氏魏郡縣也流灌也今一舉而三晉亡

從者敗

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

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

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

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

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

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

乃復悉卒乃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

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力二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

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

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力三字

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

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頓罷也病困也蓄

積索田疇荒困倉虛負曰困方曰倉虛不實有也外者天下比

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

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

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

一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

不傷傷也智伯帥三國之眾三國晉魯魏也以攻趙襄

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

拔矣也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者占兆也兆以視利害

何國可降使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臣也於是潛

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

身以成襄子之功魏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

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攻字有智伯今秦

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也以此與天下天下

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

所以舉一本元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

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

其說一卒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卒韓不亡荆魏不

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

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

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

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

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張子不去秦張子必

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

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劉集亦作問對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緱氏之口

斷塞當屯留之道屯留今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新鄭也

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天下教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

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

曾錢劉遠矣顧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

無業字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

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

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

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言如使豺狼逐群羊

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

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

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幸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

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

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

其故白謁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
故曰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
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无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助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

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

河王用儀言取皮氏魏邑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

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獻致也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

如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

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

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

其擊適西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

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

為能害王者一本无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

有門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橫門

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來必惡是二

人二人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

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

之間錢作馳楚

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

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

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殷王

之子子胥忠乎錢劉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

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賣僕妾售乎閭

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

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无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

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

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車約

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

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

者人誂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言之誂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

者乎一本有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

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

則欲其為我言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作楚

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
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
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
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
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
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
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一本更添一忠字

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

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乎軫

為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

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

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

其後秦欲伐齊

伐齊報齊楚之

交善

善猶親也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

懼子為寡人慮之柰何

慮計也

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

并幣臣請試之

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

張儀南見楚王

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說敬也大唯儀之所

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

唯獨也願為王臣无弊邑

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齊王

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

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

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權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

得事令令善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

閉關絕齊苟誠也臣請使秦王獻商

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若此齊必弱齊無援也齊

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

之地以為利也魯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

已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

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

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

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

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

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獨

空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

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魯錢劉何重孤

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

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

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

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

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

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

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

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六里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

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

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

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王今已絕齊而

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魯固也必大傷傷病

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

為一故復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

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

計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軫先仕於秦寡人與子故也故寡人不佞不

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也便利子獨不可以

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

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

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今軫將為王吳吟王

不聞夫管曾管與之說乎管姓也也有兩虎諍一作人

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

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無刺

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

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

者存亡之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

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聽無失本末者

難惑惑亂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

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

也讎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

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也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

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

能復得相作情實一本見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事於秦伐之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燒燬猶滅

國也錢止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

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陳軫謂秦王曰義渠

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也撫安秦王

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龍襲秦大

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

也扁鵲請除除治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君與

知之者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

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

川周室洛邑王城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代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甘茂至魏謂向

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

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

奴中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功也辭

又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

主君之力也今臣驕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驕旅也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

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

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

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也有頃焉人又

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

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

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

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

為一本為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

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

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

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

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攻也秦之右將

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

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

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

之宜陽拔拔得也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秦死傷者眾甘茂欲

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惡甘茂諧毀之於內故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

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諧毀之於內故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

拔則公之功多矣

戰功日多也

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

秦眾盡怨之深矣

無事樗里疾公孫衍无以復攻致甘茂之事也秦死傷眾盡怨樗里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

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

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也

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

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

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

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

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

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

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強約結也以齊之

圖秦能傾之故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

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

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

印迎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代偽謂王曰齊潘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

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

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

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无道而二字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

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王怒也

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

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

也保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

信恃大國不義續若下注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義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

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地武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劉錢

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手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
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
謂之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
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

竊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

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曰以死者為

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

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

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

不贍何暇乃乃曾錢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不止

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
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
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
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
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
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
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
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
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

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
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
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
而無无一作母他慮也

魏

曾錢本

有文字

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

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
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

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无
祀社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
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无儀字之
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
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无儀字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

到恐作
掛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
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
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
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畢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膏不足以當楛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闔作於王心耶已一作錢作亡一作以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誓說一无使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已而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
畏也大臣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
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
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
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
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史記作淩水無以餌其口
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
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

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无漆身字
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
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
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
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恩後語作授

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无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閑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欲少出師曾錢一作

臣計王之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

可親錢作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

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一作

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

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

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罽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

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

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無

內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

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

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

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

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

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怕思有神叢與怕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疾字百人誠輿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

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
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
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
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
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
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
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
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
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我

劉本無我字

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

得一作能

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

錢劉本無而字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

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

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

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太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一无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錢劉下有邵字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

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於本无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不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无幾何故不如困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不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

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為二字梁

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

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无

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

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錢一无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稭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稭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其懦曾去恐作孺劉作孫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稭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稭晉杜摯手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

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劉元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稭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駁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一本下代有欲字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

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曾一固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

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憾無悔何為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

下有不能存躬子胥知錢本有不能存吳申生孝而

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憐其

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

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

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

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

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

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正亂批

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

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至蔡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

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錢劉一劉曾一作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一作成霸功勾踐終培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誣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无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

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魏齊韓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
往攻秦藍田秦
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
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
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
必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
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
不肯救之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魏齊韓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
往攻秦藍田秦
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
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
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
必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
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
不肯救之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

以一本以下急走去也告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則

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

攻楚故兵出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

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

出兵大臣魯勝有功三國伐楚大薛公入魏而出齊

女婦曰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

秦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則上黨秦之有也魏攻

則并得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

之縣也秦負芻即魏公其母在秦故去魏秦之縣也

已氓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薛公在魏故欲困苦

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氓與佐也故欲定其弟

故言請為王因氓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負芻必

以魏歿世事秦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還怨薛公出

也已終以齊奉事王矣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嫌韓春

事計其無效三國攻秦入函谷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河東地以甲三國也

與之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

之任也曾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

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

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

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

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犄獨也

三城河東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

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

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對曰弗如也不

如始時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也魏孰與孟嘗

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子孟嘗芒卯之賢帥強

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

右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

旗伏琴韓子作推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

過諺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

也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滅破范中行范

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行智伯於晉最薄而苛峭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諸侯趙襄子不

決晉水以權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智伯

出行水韓康子御魏相子說苑韓子驂乘曰驂乘共載

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滅亡乃今知之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相子邑魏平陽韓康子邑

栢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栢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

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而智氏分矣韓魏非其時

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伯智

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

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

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晉陽也賢猶勝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

洛絕秦便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秦責賂於

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營曾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

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

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

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財至也資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

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秦王曰善昭王以是告

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

致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秦遇合境

楚怒秦合取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鯉

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

一本无使

景二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

市求也

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

留

留曾劉一作者

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

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

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

於孤國也

言留臣則秦與楚下猶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

楚知秦

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

出臣秦王乃出之

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

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

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

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

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

其實而無

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勢

鉞去苗器也音括續鉞姚調二音古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

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

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
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媯媯通於媯毒閉之於
掩威於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
兼與兼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背腹王資
臣萬金資而遊聽之韓魏行遊入其社稷之臣於秦納
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秦王曰
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
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
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
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
今以後語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
足此段之闕

殺故曰致至而危累甚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

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

祖莊王始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秦入朝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

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

虛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翔猶解

於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之洛申

故曰

也休復用二年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

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殺也天下五合六國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也而肥仁義之

誠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道猶道厚宣仁

何曰使無復後患有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不信

足小畜王若負人徒之眾材材一本无兵甲之強壹毀

魏氏之威毀負恃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

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

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无也一

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在後也故曰終天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也一本无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

於榆次謂其後也也設利於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

前而禍隨其後也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

隧之敗也前一本无也字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

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

一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澗本字日貪前之

利而問伐不見後患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信越人也

故曰易患於後也既勝齊人於艾陵邑也還為越王

伐齊曰干隧之比師艾陵還為越王

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流尾作瀕厓字本也即干隧也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

因聚土為臺而止今王妬如字曾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

宅不涉詩逸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鄰國敵也讎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

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兔狡也喻讒人

騰躍躍字无一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

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

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
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
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
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
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
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
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

隨陽右壤隨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

之地

隨陽右壤皆楚邑也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

與不得地無異

是王有

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

一本無應字

悉起應王

四國趙韓魏齊也

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

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

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也

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

而王使之獨攻王

破楚於劉本無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

足以校於秦矣

校猶亢也

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

而無後患

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

天下之國莫強於齊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

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

足以禁秦使不得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

之強強盛也一舉眾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詘令韓魏

歸帝重於齊反詘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臨以劉本作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作襟

襟字曾作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

候為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

許隰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於魏也如此而魏

亦關內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

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是王之

之地一任兩海東海注要絕天下也要是燕趙無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

而服矣痛急也不待徒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正也已曰土廣不足以為安

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昔者

趙氏亦嘗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

不敢出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
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
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
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
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齊威王呂
祖父也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
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
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
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而大
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

魏王故出兵至枝格道不通平際一本无際字絕齊戰敗
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擗委南聽罪聽罪於西
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於是夫
積薄而為曾劉本厚聚少而為魯劉本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牖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
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
之也

晉陽卒為三家笑昭智伯也智襄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范范吉射

智伯後以苛為察以尅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衰

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

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勝之句踐奔走

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梁君

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

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見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

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難也今王破宜

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也及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

也杆宜陽界而東之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

故曰復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謂諸

陽侯諸侯懼秦不敢交會取黃棘而韓楚之兵

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尾後也言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

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也則臣恐諸侯之君

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伯也事滅亡之事詩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

十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今大

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心驕約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何以

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四

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為權權援助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

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

楚失援故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

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

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

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

也若其遇桀紂則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

耻襲桀紂之關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

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

也不為秦相者不為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

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

洛陽成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

周相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

見公孫消也言必

樓

續辭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

法令於事不合

約秦魏魏太子為質

質於秦也紛彊欲敗

之

也紛彊魏臣

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

於利也敗秦而

利魏魏必負之

也負背

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

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

太子疑不欲令

令之留於酸棗

留

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

昭衍魏太子昭

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

梁魏都也

王

曰為期

期曾

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

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

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

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

必徑東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異人

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

歸而謂父曾本曰

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

饒餘

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願往

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城邯城趙邑故往說之曰

子孫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

子孫秦太子也異人

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

謂秦託子於

不可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

知也治事有秦國治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

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君之府藏珍

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

言昭王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

事即位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朝

生太董也朝榮夕落真為短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

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

持之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

患憂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王一日

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

人賢材也子異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四望而願

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

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

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

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若使子

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是

自為德講講誠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

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高其知

高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為己子

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

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問曰

間須陛下嘗軼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軼車止任也不欲言其

質故住車故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

皆西面而望大王向面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王

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

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

縣官祿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

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

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

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其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

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

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

甘羅曰臣行之

一本請字下

文信君叱去曰

曾作曰去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續史

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

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

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奚何

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武安君秦將白起

唐曰武安

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

言衆多不可數

也知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

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專權

也重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

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

陽七里絞而殺之

難應依二萬衆還歸於郿陽

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

矣

言白起死於杜郵但

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請聽行也

燕因之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

幣貨財也

行有日矣甘羅

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報口也往為張

唐先說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

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

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

異怪欲

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

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
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

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

甲而攻趙兵甲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臣小官習趙事請為

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

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

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地秦受地而鄰

鄰一作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抃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

相親從有則臣請大王約從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

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一言輕之也趙

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

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

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一作奉

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筆

兵以遇趙不有趙王不能將趙不有請為大王悉趙司馬空

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

而去司馬空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

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

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

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

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趙王之臣有韓倉

者以曲合於趙王邪曲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

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韓倉

果惡之主使人代人代武安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

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將軍為壽於前而捍

捍劉一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緹病鈎身大臂短不能

及地緹名李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

材以接手續接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

韓倉狀如振捆捆曾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

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武安君

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乃曰人臣不得自殺

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諷門也右舉

劔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劔徵之於柱以自刺

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平原令

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嗟劉一乎司空馬又以為司

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

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注別見秦王

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一作客而百姓靡於外靡一作盡為之奈何群臣莫

對姚姚劉曾本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以其劔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

賈千戶以為上卿諱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姚賈韓非韓非韓公曰賈

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

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

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

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取世監門子父死

曰世言世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

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何面目復見

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

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

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

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

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亡失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

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朝歌

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

棘津之讎不庸約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

王王有天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字無也為市賣僧求

鄙人鄙人鄙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

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

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

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号五

而秦霸此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

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

醜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功成使若

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

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

曰人主豈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

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

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

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秦王曰然乃

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

可劉无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

可字



